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六

詳按官候補通政司經歷郭祚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十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六

五季

梁春岐吳稱唐天祐十年梁主瑱
化三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春二月梁均王友貞

討賊友珪伏誅友貞立于大梁更名瑱朱友謙復

歸梁

友珪遽為荒淫內外憤怒駙馬都尉趙巖

巖之子

奉使

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

在楊令公

謂師厚

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友貞乃

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弒人望

屬在大梁公若因而乘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

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

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吾臣之

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讐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

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

師厚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

師厚驚曰吾幾誤計

陽陰與龍虎統軍袁象先謀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定

計于是象先等帥禁兵五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自度

不免令馮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象先巖

齋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

何必洛陽乃即位于大梁更名鎰久之又更名瑱

追廢

友珪為庶人復
博王友文官爵

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遣使

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

三月晉師徇山後八軍

今居庸關
古北口地

及武州

注見
前

皆下之

劉守光命元行欽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

行珪

媯州人

為武州刺史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

皆下之進攻武州行珪以城降行欽以兵攻行珪行珪

使其弟行周

字尚質

質晉軍以求救嗣源救之行欽八

戰力屈乃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為子以行珪為代

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

以從

從珂母魏氏鎮州人先適王氏生從珂嗣源從
晉王克用戰河北得魏氏以為妾故從珂為嗣

源子及長以勇健
知名嗣源愛之

夏六月蜀以道士杜光庭

字賓至
長安人

為諫議大夫

光庭博學善屬文

光庭嘗應九經舉
不第遂為道士

蜀主重之頗與

議政事

太子元膺性狷急猜忍蜀主命先庭選純靜有德者侍東宮先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元

膺未嘗與之交言

許寂會稽人

秋七月蜀主殺其太子元膺

蜀少保唐道襲

閬州人

蜀主嬖臣也

道襲本舞僮兒幸

太子元

膺素惡之屢相譖毀會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

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

河西人

翰林學士毛文錫

高陽人

不至元膺怒白蜀主以峭文錫離間兄弟請貶之元

膺出道襲入言于蜀主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

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道襲請召兵入

衛元膺聞之懼遣軍使徐瑤

字伯玉長葛人

等以兵攻道襲

中流矢墜馬死蜀主命王宗侃等發兵討之斬瑤元

膺亡匿躍龍池艦中明日出而丐食為衛兵所殺蜀

主追廢為庶人

蜀主光聞元膺死慟哭不止會張恪呈慰諭軍民榜讀至不行斧鉞之謀

將設社稷之計蜀主乃收淚曰朕何敢以私害公

八月梁賜高季昌爵渤海王

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為攻守之具招

張格欲結徐妃以白固詐稱密旨脇衆署名可也獨王建明知其子幼懦不堪任有何不得已而委曲徇衆之請誠何謂乎益建之據蜀本不以正天欲速其亡故假手童驥使白蹈傾覆耳

聚亡命交通吳蜀梁于是浸不能制

冬十月蜀立子宗衍為太子

蜀主十一子宗衍最幼其母賢妃有寵使飛龍使唐文宸諷張格表請立之格夜以表示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不堪其任乎遂立為太子

十一月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

先是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劉守光遣使致書

請和德威不答

守光辭甚悲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
未效天何雌伏如是耶守光受命討罪

化非所問也
不答其書

已而盧龍巡屬皆入于晉守光求援于

契丹契丹以其無信不救屢請降于晉晉人疑其詐亦不許至是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十一月晉王單騎至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致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而公會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後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

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
為誓曰但出相見保無他也初守光愛將李小喜多
贊成守光之惡及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而自踰
城降晉且言城中力竭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
擒劉仁恭守光帥妻子亡去王入幽州以周德威為
盧龍節度使李嗣本為振武節度使

德威帥振武今以嗣本代之

守光將奔滄州迷失道為人所擒送晉軍晉王發幽
州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

劉勰曰露布不封布諸觀聽也

緘不知何

故事書之于布遣人曳之仁恭父子皆荷校于其下
十二月梁遣兵侵吳吳人擊敗之

梁以王景仁為淮南招討使將兵萬人侵廬壽吳徐

溫朱瑾帥諸將拒之遇于趙步

鎮名在今鳳陽府鳳臺縣東北淮河北岸

徵兵未集溫戰不勝而卻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

將軍陳紹

宛邱人

援槍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躍

馬還鬪衆隨之梁兵乃退溫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

下吳兵既集復戰于霍邱梁兵大敗

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

津霍邱守將朱景浮表于未徙置深淵
及梁兵敗還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

甲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一年梁
戊乾化四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春正月劉仁恭劉守光

伏誅

晉王以練紆

充夜反繫
縛之也

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

獻于太廟自斬劉守光守光呼曰教守光不降者李

小喜也小喜曠曰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

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乃斬守光械仁恭至代州刺

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守光逆倫傷化
罪不容誅然小
喜則會受其恩
者既給故主以
私降甚至曠目
叱詈良心漸滅

盡矣存節先正
其誅頗為快事

鎮定推晉王為尚書令始置行臺

或說趙王鎔曰大王所稱尚書令乃梁官也大王既與梁為讐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阼以來無敢當其名者今晉王為盟主不若以尚書令讓之鎔乃與王處直各遣使推晉王為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開府置行臺如太宗故事

高季昌攻蜀夔州不克

季昌以夔萬忠涪四州

注俱見前

舊隸荆南興兵取之先

攻夔州刺史王先成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蜀

將張武

日照人

舉鐵絙拒之船不得進焚溺甚衆季昌

遁還

季昌既攻蜀不克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荆樞密院毛文錫諒曰季

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以鄰國之民為魚鱉乎蜀主以乃止

秋七月晉伐梁邢州不克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伐梁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攻邢

州李嗣源引昭義兵會之梁楊師厚引兵救而卻之

冬十一月南詔寇蜀蜀遣兵擊敗之

南詔寇黎州蜀主遣兵擊敗之俘斬數萬級溺死數

萬人

初黎雅蠻有楊劉却三姓世為酋長謂之三王其部落壘甃而居號曰綱舍雖內屬于唐受爵

賞而潛通南詔為之詞導前鎮蜀者雖知而不敢詰至是蜀主數以泄漏軍謀斬之致其綱舍自是南詔

不獲犯邊

綱

丁么反與碣通

乙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二年梁亥貞明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二月梁分天雄為兩

鎮夏四月魏人降晉六月晉入魏

梁天雄節度使楊師厚卒

師厚矜功恃眾擅割財賦置銀檢效節都數千人欲

以復故時牙兵之盛梁主雖外如尊禮內實忌之及是卒

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

言于梁主請分天雄六州為兩鎮以弱魏兵梁主然

之以贊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于相州割瀘

衛二州隸之以張筠

海川人

為節度使分魏州將士府

庫之半入昭德于是天雄軍亂

魏兵恃父子相承族姻磐結不願分徙連

營聚哭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
殘破爾吾六州舊為藩府未嘗遠出園門一旦骨肉

流離生不如死遂亂

入攻牙城殺數百人劫德倫置樓上有效

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四月梁主

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彥以刺史彥請復還三

州不許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地戟手南向而詬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遂逼德倫以書求援于

晉晉王得書命李存審進據臨清

後魏縣明為州今屬山東東昌府

五月晉王引大軍東下與存審會猶疑魏人之詐按

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頹

貝州清陽人

搗軍密言彥凶

狡請王先除之王進屯永濟

唐縣宋省故城在臨清州

彥選銀槍

效節五百人執兵自衛詣謁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

脇主帥殘虐百姓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土

地汝雖有功于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彥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衆心由是大服六月晉王入城德倫上印節王固辭而後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為大同節度使至晉陽張承業留之

秋七月晉王勞軍魏縣

梁主之分相魏也恐魏人不服遣劉鄩將兵六萬自

白馬渡河張聲勢以脅之鄴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

將五百騎入魏州以虞變軍果亂攻彥章于金波亭

彥章屯兵處故址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

彥章南走鄴進屯洹水

注見前聞

晉軍至急選萬人取魏縣晉王使史建塘拒之自引

親軍與鄴夾河

漳河也

為營晉王既入魏州遂分兵襲

德州拔之又陷澶州

王彥章在劉鄴營晉人獲其妻于厚待之遣問使誘彥章彥章

斬其使晉人盡滅其家

至是晉王勞軍于魏縣因帥百餘騎循

河而上覘鄴營會天陰晦鄴伏兵五千于河曲鼓譟

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

字邦傑
青州人

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

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賜魯奇姓名曰李紹奇

梁劉鄩引兵襲晉陽不至還守羊城

羊縣城在羊縣隋
置今屬東昌府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引

兵自黃澤

嶺名在山西遼州東南
與河南武安縣接界

西去晉人怪鄩軍

數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
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

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晉王曰鄆長于襲人短于
決戰計彼行繞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
道險泥深鄆士卒腹疾足腫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
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鄆糧
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鄆諭之曰今深
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
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爾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鄆西
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

注見前

鄆已整衆下

山屯于宗城

隋縣元省故城在今廣平府威縣

馬死殆半知臨清有

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斥

候者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詰朝

畧鄆兵而過入臨清鄆引軍趨貝州軍堂邑

漢縣今屬東昌

府

德威攻之不克翌日軍于莘縣塹而守之自莘及

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軍于莘西三十里煙火相

望一日數戰既而鄆攻鎮定營為晉將李存審所敗

奔還

鄆饋運不給晉人數挑戰鄆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梁主以詔讓鄆鄆奉晉兵甚多便習騎

射誠諒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
深主怨遣中使往督戰郭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
中不知軍族使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
變不可預度今敵長疆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
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郭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
暗臣諛將驕卒惰吾不知死所矣後數日將萬餘人
薄鎮定營營中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
二千橫擊之郭大敗晉人逐之俘斬千計

吳徐溫出鎮潤州留子知訓江都輔政

吳以徐溫為諸軍都指揮使鎮潤州軍國庶務悉決
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

冬十月梁康王友敬

梁主之弟五代史作友敬

作亂伏誅

梁德妃張氏

節度使歸霸之女歸霸清河人

卒將葬友敬謀作亂使腹

心數人匿于寢殿梁主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衛
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捕友敬誅之由是疎忌宗室
專任趙巖及妃兄弟漢鼎漢及從兄弟漢倫漢融咸
居近職叅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巖等依勢弄
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為執政所言
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政事日紊以至于亡

十一月蜀遣兵攻岐克階成秦鳳州岐將劉知俊奔蜀

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

在秦州徽縣南為入蜀之路

王宗綰等

敗秦州兵于金沙谷

在秦州東南

克階秦州秦州節度使

李繼崇遣之迎降劉知俊攻霍彥威

字子重曲周人

于邠州

半歲不克聞秦州降蜀妻子皆遷成都解圍還鳳翔

懼及禍夜帥親軍斬關奔蜀軍宗綰攻鳳州克之

既而

蜀主以知俊為都詔討使諸將皆舊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無成功唐文康譖之蜀王亦忌其才乃

誣以謀叛投之

丙符岐吳稱唐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子年蜀通政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春正月梁以李

有道則進無道則退士君子出處之正也李愚既自負學行豈宜臣事朱梁既為爵祿所囑受而弗却徒以長揖落王殿其抗直味大節而矜細行所謂欲益彌彰耳

愚為左拾遺

梁主聞李愚學行召為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梁主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于王無素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

二月梁劉鄩攻晉魏州晉王擊敗之

劉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李存審守營自勞軍于貝

州聲言歸晉陽鄆聞之奏請襲魏州令澶州刺史楊

延直以萬人會魏州延直夜至城中選壯士五百潛

出擊之延直潰走詰旦鄆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

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

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鄆見之驚

卻晉王躡之至故元城

即王奔城也在今大名府城東唐初元城縣當治此故名

西為方陳于西北存審為方陳于東南鄆為圓陳以

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鄆突圍走步

卒七萬殺溺殆盡鄴渡河保滑州

已而梁主召鄴不至即以鄴為宣義

節度使使將

兵屯黎陽

梁遣兵襲晉陽將安金全

代北人

擊敗之

梁匡國節度使王檀

字衆美京兆人

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

陽奄至城下晝夜急攻城幾陷者數四代北故將安

金全退居太原往見張承勣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

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
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

得數百人夜出擊梁兵大驚引卻李嗣昭亦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晉陽發上黨夕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檀引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不行賞

賀德倫部兵逃入梁軍張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

梁主

秋七月梁以吳越王鏐為諸道兵馬元帥

吳越王鏐遣判官皮光業

字文道襄陽人曰休之子

問道入貢梁

主嘉之故有是命朝議皆言鏐之入貢利于市易不
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棣州人執麻以泣
坐貶

九月晉王還晉陽

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

馬

晉王克用正室劉氏無子寵姬曹氏生存最克用
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存勗立曹氏封晉國夫

人

晉拔貝州

先是晉王使李存審攻貝州刺史張源德

本晉人

拒守

存審圍之已而晉克衛磁洺相邢等州

梁昭德節度使張筠梁相

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保義節度使閻寶以邢州降晉遂置安國軍閻寶字瓊美鄆州人

滄

州亦降至是源德被圍踰年欲降其衆不從共殺源

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乃請擐甲執兵而降晉將許

之其衆三千人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于是河

北皆入于晉惟黎陽為梁守

考歐陽修五代史張源德列于死事傳傳云貝

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通鑑考以歐陽史所載為未盡然故從

唐莊宗實錄今仍依通鑑
而以改史所載并注于此

冬十二月晉以張瓘為麟州

注見前

刺史

張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販牛者承業斬之晉
王以其姪瓘為麟州刺史承業謂曰汝本為賊慣為
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矣由是瓘所至不敢貪暴
契丹稱帝改元

契丹主安巴堅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

律氏

名平小字鄂爾多按舒嚕嚕作述律鄂爾多舊作月理朵今並改

為皇后

述史外戚

表契丹外戚其先曰二舒敏氏曰巴哩曰伊蘇濟勒
太祖娶舒嗜氏舒嗜本回鶻樞思之後大同初太宗
入汴以外戚小漢賜姓名曰蕭翰從中國之俗由是
巴哩伊蘇濟勒舒嗜三姓皆為蕭姓后有母有姑皆
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纔營河
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接也聖以叔母事舒
嗜后按舒敏舊作審密巴哩舊作拔
里伊蘇濟勒舊作乙室已今改後仿此

置百官改元

神冊舒嗜后勇決多權變按巴堅行兵御衆后常預

其謀按巴堅嘗擊党項留后守帳室韋乘虛合兵掠

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破之由是名震諸夷先是

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叅軍韓延徽

字藏明幽州安次人

求援于

契丹按巴堅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于野延徽有智
畧頗知屬文舒嚕后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
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按巴堅召與語悅之
遂以為謀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
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安業
逃亡者少契丹皆以威服諸國延徽有功焉頃之延
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
徽不自安求歸省母遂復入契丹按巴堅待之益厚

及自稱帝遂以為相

延徽寄書于晉主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

王緘之饒爾因以老母為托且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

丁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四年梁貞明三年蜀天漢
春二
丑元年漢乾亨元年是歲嶺南稱帝凡六國六鎮

月契丹陷新州

唐置今宣化府保安州是

晉師攻之不克契丹遂圍

幽州

先是晉新州軍亂殺其防禦使李存矩

晉王

禪將盧

文進

字大用范陽人

以衆奔契丹

存矩在新州驕情不治晉王使募山北勁兵及劉守

先亡卒以助南討存矩自部送之以文進為裨將行者皆憚遠役存矩復不存極至和溝闔小校官彥璋

因衆怨殺存矩擁文進還攻新州
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亡奔契丹
至是文進引契丹

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文進以其將劉殷

守之周德威今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按巴

聖師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大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

幽州聲言有衆百萬羶車毳幕彌漫山澤

初幽州北
七百里有

渝閭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徇海有道道狹處纔
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舊置入防禦軍幕上兵
守之田租皆供軍食歲致繪纒以供衣每歲早獲清
清野望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
驍勇捷險逸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
戰有功則賜勲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

試油以攻城勝之不足為武不勝適為人笑至為王山地道益下策矣述律之識更出阿保機上即前此禮用延徽而國以富強後此沮攻幽鎮而料其危敗其智畧亦俱有可稱者史稱其勇決多權變故非虛譽

威鎮盧龍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于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按巴堅以猛火油曰此油燃火得永愈熾可以攻城按巴堅大喜即選騎欲攻幽州舒嚳后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乃止至是為文進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策吾部落亦解體矣乃止至是為盧文進所引教之為王山地道以攻城城中禦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渝關即今山海關在永平府臨榆縣渝水今日渝河在臨榆縣東宋白曰渝關闕城下有渝水入大海即此猛火油南蕃志曰出占城國蠻人水戰用之以焚敵舟

夏五月吳徐溫徙治昇州

徐知誥治昇州城市府舍甚盛徐溫行部愛其繁富

潤州司馬陳彥謙

常州人

勸溫徙鎮海軍治所于昇州

溫從之徙知誥為潤州團練使知誥求宣州溫不許

知誥不樂宗齊邱曰三郎

謂知訓

驕縱敗在朝夕潤州

去廣陵隔一水爾此天授也知誥悅即之官溫以彥

謙為判官溫但舉大綱細務悉委彥謙江淮稱治

秋八月劉巖稱越帝于廣州

先是巖以吳越王鏐為國王而已獨為南平王

南平為郡

王表梁求封南越王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

敬為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偽庭乎貢使遂絕至

是巖稱皇帝國號越

改元乾亨

以趙光裔

字煥業光進之弟前使嶺南

楊洞潛

字昭元始興人

李殿衡

德俗之孫

同平章事用同潛計立

學校設選舉

明年改國號曰漢

晉師救幽州擊契丹敗之幽州圍解

契丹之圍幽州也周德威使告急于晉王晉王方與

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于諸

將獨李漢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乃命嗣源將

兵先進李存審寶繼之及是嗣源等步騎七萬會于
易州嗣源與存審謀以虜騎利平原不若自山中潛
行趣幽州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大防嶺

即今大房山在順天

府房山縣西北

而東嗣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

六十里與契丹遇力戰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
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
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

五代史按巴聖以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曰西樓
遼上京為臨潢府地在今巴林部東北滅汝

種族因躍馬奮搥三入其陳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
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將至幽州契丹列陳代之存
審命步兵陳于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燃草而
進煙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趨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
俘斬萬計嗣源等遂入幽州

契丹以盧文進為盧龍節度使居平州歲引契

丹入北邊殺掠吏民
盧龍逆屬為之殘弊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

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

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
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捕博及給賜
伶人承業靳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其子繼岌為承業
舞承業以帶馬贈之王指錢積謂曰和哥繼岌小名之錢
宜與一積帶馬未為厚也承業曰此錢大王所以養
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
曰僕老敕使爾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
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人散

一無所成爾王怒顧李紹榮

即元行欽晉王賜姓名

索劍承業

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于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咎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

十一月晉王如魏州

晉王聞河水合日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

十二月晉王襲梁楊劉

鎮名在秦安府東阿縣北舊有城臨河津為梁晉交兵要地

拔之梁主如洛陽尋還大梁

晉王視河水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拔之先是梁租庸使趙巖言曰陛下踐阼以來

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請幸西都行郊禮敬
 翔諫曰自劉鄩失利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園
 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勅敵近在河
 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不聽遂如
 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揚劉失守訛言晉
 軍已入大梁扼汜水

注見前

矣梁主惶駭遂罷郊祀奔

歸大梁

戊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
 年蜀光天元年是歲凡六國五鎮

春正月晉師掠

梁濮鄆而還

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李亞子繼位以來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讐非臣所知也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梁主遂不用

夏六月蜀主建瓌太子宗衍立

後名衍

蜀主久疾昏瞶至是增劇以王宗弼為都指揮使召大臣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而立之若其不堪可寘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時內飛龍使唐文晟典兵預政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宗弼輩聞其謀排闥入言之召太子入侍疾貶文晟刺眉州以宗光

嗣

福州人

為內樞

密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至是蜀
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為幼主用故以光嗣
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矣蜀主殂太子即位尊徐賢
妃為太后徐淑妃賢妃為太妃殺唐文宸

吳副都統朱瑾殺都軍使徐知訓而自殺

吳都軍使徐知訓驕倨淫暴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

禮嘗與王為優自參軍使王為蒼鶻又嘗與王泛舟
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侍宴使酒悖慢王懼

而泣左右扶王登舟知訓逐之不及搥殺王親走將
佐無敢言者參軍蒼鶻胡三省注優人為優以一

知訓無禮于君
凡有心者皆當

為鷹鷂之逐朱
瑾雖以私嫌擅

殺然實為盜賊害
隆演既據有吳

國自當為之主
持庶幾跋扈者

知所警惕乃懦
怯無識諉為不

敢與聞致徐溫
觀視日深浸成

篡竊之禍雖其
及身以柔善自

全而吳業之衰
自彼曠之實行

自彼曠之實行

入襟頭衣綠謂之參軍以一人
鬚角契衣如僮奴狀謂之蒼鶻
副都統朱瑾為知訓

所惡出為靜淮節度使
軍在泗州瑾心恨之而外事知訓

愈謹置酒延之中堂伏壯士于戶內出妻拜之知訓

答拜瑾以笏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提其首馳入

府示吳王曰僕已為大王除害王懼走入內曰舅自

為之
楊行密先娶朱氏我不敢知子城使翟虔
彭城人

等闔府門勒兵討之瑾遂自剄徐知誥在潤州聞難

用宋齊邱策即日濟江撫定軍府溫乃以知誥代執

用宋齊邱策即日濟江撫定軍府溫乃以知誥代執

皆之罪臣敗之
牛

吳政

宣諭使李徽貧困寓居海陵
遇疑其與瑾通謀殺之

梁人決河以限晉兵晉王攻之拔其四塞

梁將謝彥章

許州人

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滿浸數

里晉王自泛舟測水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遂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塞甲橫槍結陳而進彥章拒之稍卻鼓譟復進梁兵大敗河水為赤晉人遂陷濱河四塞

秋七月蜀以王宗弼為鉅鹿王

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于王宗弼宗弼納賄

多私上下咨怨宗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

由是遂衰蜀主又以宦者歐陽晃等為將軍皆干預政事晃患所居之隘于夜因風縱火焚西

隣軍營數百間明且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

吳以徐知誥為淮南行軍副使輔政

吳徐溫入朝于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

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知訓過惡溫怒稍解責知

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字德明上蔡人屢有諫

書溫賞之以知誥為行軍副使知諫

知訓考弟

權潤州團

練事

先是知訓與弟知詢皆不禮于知誥獨知諫以兄事之知訓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

知誥足知誥乃適去

溫還金陵庶政皆決于知誥知誥事吳王

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求賢才納

規諫除姦猾杜請託于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先是

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宋齊

邱說知誥曰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

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

錢者當稅三千

胡三省注以直千錢之物當稅額之三千考綱目千作十今依通鑑改正

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邱曰安有民富而

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益闢桑柘

滿野國以富疆

知誥故進用齊邱而徐溫惡之知誥每夜引齊邱于水亭弄語常至夜分

或居高堂悉去屏幃獨留大爐以鐵筋畫灰為字隨以匙拭去之故其所惡人莫得而知也

八月晉王大舉伐梁

晉王謀大舉伐梁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李嗣源及王處直遣將各將步騎萬人及諸步落奚

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并河東魏博之兵大

閱于魏州循河而上軍于麻家渡

在曹州府濮州東北

梁賀瓌

謝彥章屯濮州北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
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得免趙王鎔及
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于王本朝中興
繫于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笈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
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將
出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先登陷

陳存審之職也王為之攬轡而還他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謂左右曰老子妨人戲乃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兵五千圍王數十重王力戰僅得出會季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為忠冬十二月晉王與梁軍戰于胡柳陂在濮州西南亦名黃柳陂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

梁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

其與已否名一日治兵于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
立柵已而將軍柵之瓌疑乃帝陰以告晉瓌屢欲與
帝爭請持重以老敵瓌益疑之因密語以梁主誣以
謀叛而殺之晉王聞之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
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
微利未見其福不從數營而進衆號十萬瓌亦棄營
而踵之至胡柳陂侯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
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此以逸待
勞之師也王宜按兵勿戰而德威以騎兵擾之使其
營壘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一舉

存蒞聞梁軍甫至即帥保槍都衝擊雖勇如彥章亦且敗走固未可謂之失策晉師之潰縮重先驚幽軍繼擾由于右陳旆餒控制失宜更不得歸罪于輕進也厥後玃珂奮勇奪據土山間寶等復勦乘勢急擊卒能大殲梁衆轉敗為功而周德威積懷

滅也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

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陳王軍居中

鎮定軍居左幽州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王帥銀

槍都陷梁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梁馬軍都指揮

使王彥章軍敗西走濮陽晉輜重望見梁旗幟驚潰

入幽州軍幽州軍亦擾亂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

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邱收散兵至日中軍復

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搃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

歎怯父子同攻
行陣則勇銳之
足以集勳懋德
之易于債事豈
不瞭然哉

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

王建及

許州人

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

日向晡賀瓌陳于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諸

軍未盡集不若歛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王彥章

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

趣下破之必矣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

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亦

以為言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為

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
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軍大敗死亡者幾三萬
人晉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梁
敗卒走至大梁曰晉人至矣京城大恐梁主驅市人
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傷夷
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晉軍之敗也李嗣源不知王所之或曰北

渡河夾嗣源逆乘冰北渡及是晉王進攻濮陽拔之
嗣源復來見王不悅曰公以吾為死耶嗣源頓首謝
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墜酒
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

己晉岐稱唐天祐十六年梁貞明五年蜀主衍乾德
卯元年吳宣王隆演武義元年是歲凡六國六鎮

春正月

晉築德勝兩城

在大名府開州今州治即北城也
其南城宋為澶州治後圮于水

晉李存審于德勝

渡名為河
津之要

南北夾河築兩城而守

之

謂之
夾寨

晉王以存審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

三月晉以郭崇韜

代州雁
門人

為中門副使

孟知祥薦教練使郭崇韜能治劇王以為中門副使
崇韜倜儻有智畧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知祥稱疾

辭其位崇韜專典機密

夏四月吳王隆演建國改元

先是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隆演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為節度使不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至是溫帥將吏藩鎮以請王復不許乃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東海郡王知誥為左僕射叅政事兼知內外諸軍王令謀為內樞使嚴可求為門下侍郎駱知祥為中書侍郎

吳越擊吳戰于狼山

在江南通州南窠宇記狼山與塔山軍山馬鞍山刀山並在江海之

際破之

吳越王鏐遣其子副大使傳瓘擊吳吳遣將彭彥章

盧陵人

陳汾拒之戰于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

避之既過復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

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于已船

而散豆于吳船豆為戰血所潰吳人踐之皆僵仆因

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陳汾按兵不救

彥章自殺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稟
其妻子終身

梁攻晉德勝南城不克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大素也聯艨艟十

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音避詣女牆之名也戰格彭排也

木牌蔽人從隙中出器以擊敵橫于河流以斷晉救兵晉王自引兵

救中不能進遣善游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
頃刻晉王積金帛于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為

計李建及

即王建及少為李罕之養子後復姓王故史或書王建及或書李建及

請選

效節敵死士得三百人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竿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燃火于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艨艟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渡

瓌解圍走

秋七月吳越攻吳常州吳人與戰破之

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

將拒之戰于無錫

漢縣今屬常州府

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

越攻中軍陳彥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擐

甲胄號令軍事項之溫病稍間出拒之時久旱草枯

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大敗殺其將何逢斬首萬級

傳瓘遁去知誥請帥步卒二千襲取蘇州溫曰爾策

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諸將亦以為吳越

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涸此天亡之時宜盡步騎之

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

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
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
豈不樂哉多殺何為遂引還

八月梁以王瓚為招討使拒晉兵

賀瓌卒梁主以王瓚為招討使瓚為治嚴令行禁止

據晉人上游之楊村

地名在今大名府開州西南

夾河築壘造浮

橋饋運相繼

晉副總管李存進亦造浮橋于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鉄牛石圍我皆無之向

以能成存進以葦竿維巨艦擊于上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既而晉王與瓚戰

于河南璜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尋復戰大敗失亡
萬計晉王乘勝遂拔濮陽梁主召璜還以戴思遠代
之梁主聞石君立勇擊于獄而使人誘之君立曰我
晉之敗將而為用于梁雖竭誠效死誰則信之人
各有君何忍反為仇讐用哉梁
主猶惜之殺晉諸將而留君立

吳與吳越連和

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于吳越吳越王
鏐亦遣使請和于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
民樂業者二十餘年

冬十月晉廣德勝北城

晉王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

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

沙陀臬接難之子李嗣源之婿

戰于

河壩梁人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

其先沙陀部人後居

太原以所乘馬投之自乘斷甲馬徐行為殿梁人疑有

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愛之

胡三省曰石敬瑭劉知遠始此

唐晉歧稱唐天祐十七年梁貞辰明六年是歲凡六國四鎮

春三月晉以李建及為

代州刺史

晉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及為都將建及為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常令圖譖之曰建及以私財驟施此其志不小王罷建及軍職以為代州刺史

建及由是快快

而辛

夏四月梁朱友謙取同州遂以河中降晉

梁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留後表求節鉞不許乃附于晉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

武節度使

自是友諒
遂歸于晉

五月吳王隆演卒

諡曰宣

六月弟溥

行密弟
四子

立

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于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疾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國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

王卒溥即位

閏月蜀殺其華陽

唐縣今與成都縣並為成都府治

尉張士喬

蜀主作高祖

王建廟號

原廟于萬里橋

在成都府城南元和志蜀費禕使吳

諸葛亮于此祖之禕曰萬里之行始于此橋因以名

帥后妃百官用褻味作鼓

吹祭之士喬上疏諫蜀主怒欲誅之太后不可乃流

黎州士喬憤赴水死

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責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

所費不可勝計教坊使屢旭彊取士民女子納宮中累遷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殺令賣官每一官闕數人納賂多者得之文思殿大學士韓昭以便佞得幸乞數州刺史責之以營居第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

韓昭字德

華長安人

梁遣劉鄩等討同州秋七月晉遣李存審救之

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軍于朝邑梁軍亦大集
河中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于梁以退其師友謙
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
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
外城李存審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宵遁
追擊破之殺獲甚衆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畧

以私姻移諭
廷祐誤軍計正
當明正竊殺耳
處今行既何為
哉荀子與氏引
庚公之所之事

雖為取友者旁
引曲証之端已
非正道後世不
知謀國者如沿
襲之以為公私
交盡何當失之
千里

地至下邦謁唐帝陵哭之而還

初劉鄩與朱友諒為
昏其討友諒也先移

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諒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
凝因譖之于梁主及敗還梁主密令西都留守張宗

爽賊
殺之

八月蜀主北巡冬十一月遣兵侵岐不克而還

蜀主下詔北巡遂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

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

維漢縣元省故城在
今成都府漢州

今段融

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十一月遣

王宗壽

本許州民家子王建
以同姓錄之為子

將兵伐岐攻隴州岐王

自將屯汧陽蜀將陳彥威敗岐兵于箭筈嶺

在今陝西鳳翔

府汧陽縣而

舊置關于此蜀兵食盡引還

蜀主至利州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映江渚州

縣供餼民始愁怨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

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恟而卒利州唐置

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是閬州

亦唐置今保寧府閬中縣是

年晉岐稱唐天祐十八年梁龍德元年吳

己睿王楊溥順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鎮

春正月蜀主

還成都廢其后高氏

蜀主之后高氏無寵而嬖其妃帝氏帝氏者徐耕之

孫也有殊色蜀王見而悅之太后因納于後宮蜀主

不欲娶于母族託云帝昭度之孫累加元妃高后益

見疎薄至是遂遣還家

蜀主常列錦步障擊球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焚諸

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焚皂莢以亂其氣結繪為山及宮殿接觀于其上或為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繪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梁乘舟夜歸令宮女秉蠟炬千餘居前船卻立照之水而如晝妃好為微行酒肆娼家無所不到

晉得傳國寶

考傳國寶世以為即秦王璽自子嬰奉漢元后投階孫堅之得井中徐璆之進漢獻

晉謝尚之送建康事俱具前茲據宋白續會要云秦玉璽歷代相傳以為神筮隋平陳得之江都之難後歸寶建得建德敗入唐唐末遺楊涉送于梁後唐莊宗滅梁得之同光雜作寶為火灼文字訛缺明宗得之及清泰

秦璽久經煨燼不足置議向嘗詳論及之至如宋白之說璽當有二如李心傳之說璽史當有

三其真又何
從而辨乃晉得
之而存而據為
受命之符梁失
之而政陽修時
書曰盜竊傳因
寶夫存鼎踪去
固無足貴歐陽
修尚稱有識者
而亦斤斤于此
何邪

亦敗以寶隨身自焚寶遂亡失又有神重者不知製自
不何代其大與秦壘同而玉色不及形製亦稍高大晉
孝武時雍州刺史郗恢得之慕容永以送金陵侯景
之亂入于北齊歷周及隋隋文帝號為傳國壘又改
曰受命寶及平江左得秦壘以其後出仍以北朝所傳
神壘為上秦壘次之隋亡與秦壘俱歸于唐唐末不知
所在宋氏之說如此是傳國寶晉始有二隋兼寶之至
唐末而一送于梁一不知所在于是魏州僧人所藏以
獻晉王者為一寶梁主瑱左右所竊以迎唐軍者又為
一寶胡三省通鑑注備錄宋說而李心傳又以秦壘自
後漢末久已失之厥後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後
復歸江左者乃晉壘也其大自左與秦壘自右不同太
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乃慕容燕
壘也其方六寸與秦壘四寸不同宋武北代得之閩中
歷晉暨隋者姚秦壘也其文隱起與秦
壘深刻不同辨說甚詳今並節錄于此

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示僚佐曰昔

王太師

謂王建

亦嘗遺先王書勸以自帝一方先王語

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

司市玉造法物會魏州僧獻傳國寶

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

孝唐宦寺之惡
為從來所未有
獨張承業乃心
唐室始終不渝
洵為錚錚佼佼
且其始佐晉王
創業欲為昭宗
復讐及存瑞稱
帝則邑邑以致
其志誠亦可憫
曾不思晉王父
子雖以志孝自
期方為藩鎮時
已不能免于跋
扈即存瑞與朱
溫力戰亦自利

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為常王將當
將佐皆奉觴稱
之或譏之曰傳曰實也乃詣行臺獻之

賀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
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招拾財賦召補兵馬
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據即
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
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
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
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

之心為多造大業將定豈肯復居人下而望欲其求立唐後祿延李宗安可得哉承業益為于效忠而絀于料事者正所謂官寺之見耳

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二月成德將張文禮

即王鎔養子王德明事見前

殺其節度使趙王鎔而代之

趙王鎔驕于富貴多事遊嬉

時諸鎮俱契于戰爭趙獨安樂鎔雍容自逸治

府地固沼桓一時之盛

又好左道練丹藥求長生或飾館宇于

西山

即正定房山亦曰王母山在平山縣西北每往今房山縣之大房山古名大防別為一山

遊之

房山有王母祠漢武帝所建鎔與道士王若納遊之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往逾月忘歸

委其政于宦者

李弘規石希蒙等希蒙尤以諂諛得幸

會鎔自西山宿

鷓營莊

在平山縣西

將還府石希蒙止之李弘規諫曰今

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為游畋之資開城空宮彌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將安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詣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誅之

以謝衆鎔不答弘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于鎔前鎔怒遽歸使其子昭祚及養子王德明族弘規漢衡收

其黨與窮究反狀親軍皆懼德明因誘以為亂

德明素蓄

異志因親軍之懼而激之曰大王命我盡阬爾曹從命則不忍不然又獲罪奈何衆皆感泣相與謀之其中驍健者曰吾曹識王太保意今夕富貴矣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

鎔方與道士焚香受錄軍士斫其首而出因焚宮室

盡滅王氏之族

自王庭湊據成德傳至鎔凡四世五帥百年而滅

德明復姓

名曰張文禮遣使告亂于晉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

作樂聞之投盃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為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宜且安之晉王不得已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夏六月乙卯朔日食

秋七月晉以蘇循為節度副使

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朱友謙遣蘇循詣行

臺

循依友謙河
中事具前

循至魏州望府即拜謂之拜殿見王

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枝謂之

畫日筆

唐制教皆天子畫日

王大喜即命循為河東節度副使

張承業深惡之

未幾循病死

八月晉以符習

趙州昭慶人

為成德留後討張文禮

張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戒都指揮使符習將趙兵

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以他將代之習見晉王

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

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

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

地慟哭曰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寃習等不
敢頌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
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命閻寶
史建塘將兵助之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病腹疽會晉
兵拔趙州文禮驚懼而死其子處瑾與其黨韓正時

悉力拒晉九月晉兵圍鎮州建塘中流矢卒

晉王欲
自出兵

攻鎮州梁戴思遠聞之悉眾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
降者知之乃命李嗣源伏兵于威城李存審屯德勝
先以騎兵誘之梁兵競進晉王以鐵騎三千奮
擊梁兵大敗失亡二萬餘人威城注見前

冬十月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為其假子都所囚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未有子得小兒劉雲郎

妖人李應

之得之以

養為子名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處直愛

遺處直

之置新軍使典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
用以女妻之累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處直以
都為副大使欲以為嗣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
以鎮定唇齒恐鎮亡而定孤固諫以為方禦梁寇且
宜赦文禮晉王答以文禮弑君義不可赦又潛引梁

兵恐于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乃潛遣人語郁使賂

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郁素疾都冒繼其宗乃

邀處直求為嗣處直許之軍府皆不欲召契丹都亦

慮郁奪其處

為嗣之位

乃以新軍數百伏于府第大譟曰

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

幽之盡殺其子孫及將佐之為腹心者以狀白晉王

因以都代處直處直憂憤而卒

自唐末王處存帥義武兄弟相繼至是而滅

十一月晉王自將討鎮州

義武之事論者多歸罪處直謂其召契丹而黨逆賊誠不為利然王都以處直養子素為寵愛一旦背恩反噬因其養父而殄

其宗支與文禮
罪惡相去無幾
存鼎既仗義討
賊不誅王都謝
以鎮人轉因而
代其節仗豈足
語于賞罰之正
哉

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旬日
不克張處瑾使韓正時突圍出趣定州求救晉兵追斬之
十二月契丹攻幽州拔涿州進侵義武晉王救之

王郁說契丹主曰鎮州美女如雲金白如山天皇王
速往則皆己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為
然悉衆而南舒魯后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
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
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

二月攻幽州李紹宏

本宦者姓馬
晉王賜姓名

嬰城自守契丹南圍

涿州拔之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將親軍五

千救之

壬晉岐稱唐天祐十九年梁龍
午德二年是歲凡六國四鎮

春正月晉王擊契丹大

敗之

晉王至新城

後魏建在正定府無
極縣西今名新城村

候騎白契丹前鋒

涉沙河

即泚水出正定府龍泉關外逕行唐
新樂諸縣又東過定州與滋河合將士皆

失色有亡去者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吾衆寡不敵

又梁寇內侵宜且還師以救根本或請西入井陘避
之晉王猶豫未決郭崇韜曰契丹本利貨財而來非
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挫其前
鋒遁走必矣李嗣昭亦曰彊敵在前有進無退不可
輕動以搖人心晉王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
北半出桑林契丹見之驚走晉王分軍逐之獲契丹
主之子契丹舉衆退保望都

漢縣宋改望為慶今避
堯母名仍曰望都屬保

定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

岌王引兵趣望都遇奚首托輝

舊作禿 倭今改正

五千騎為

其所圍力戰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

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北至易州會大雪彌

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死者相屬契丹主乃歸

晉王引兵

躡契丹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音于地回環方正皆如編剪雖去無一枝亂者嘆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契丹主責王郁繫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

梁襲晉魏州不克攻德勝北城二月晉王還魏州梁兵

遁還

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

必襲魏州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

悉衆趨魏州嗣源引兵先之遣兵挑戰思遠設有備乃

西拔成安

北齊縣今屬廣平府

大掠而還又攻德勝北城重塹

復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之

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燒營遁還

晉帥圍鎮州不克退保趙州夏四月晉李嗣昭戰死

晉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滹沱水環之内外斷絕城

中食盡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
其人遂攻長圍寶不為備俄數千人繼至遂壞長圍
縱火攻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晉王以李嗣昭為招
討使代寶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于九門嗣昭設伏
邀擊之殺獲殆盡鎮兵發矢中其腦嗣昭拔矢射之
一發而殪是夕亦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
昭遺命悉與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圜

京兆三原人

使督諸

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也嗣昭七

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韜囚之而自立晉王以用兵方殷不得已改昭義為安義以繼韜為留後

秋八月梁取晉衛州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于晉王為刺史專事拊歛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梁段凝張朗引兵夜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

思遠又與凝攻陷洪門

鎮名在衛輝府汲縣東北

共城

隋縣故城在衛輝府輝縣

新鄉

隋縣今屬衛輝府

于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

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

九月晉師克鎮州張處瑾等伏誅

李嗣昭之死晉王以李存進為招討使軍于東垣渡

潯沱河津濟處在今正定府
正定縣南以故東垣城名

立柵未就鎮兵奄至存

進出鬪橋上殺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歿晉以李存審

代之鎮州食盡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中將李再豐

投縋以納晉兵執處瑾兄弟及其黨高濛等送行臺

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屍于市王鎰故侍者得

鎔遺骸晉王祭而葬之

晉王以符習為成德節度使習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

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謂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從之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為天平節度使

冬十一月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

劉友益曰承業之卒具官

書唐著其乃心唐室也

曹太夫人詣其第為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王聞之亦不食者累日

十二月晉以趙季良

字德章濟陰人

為魏州司錄

唐制諸州有司錄司功諸

曹所謂
判司也

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
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
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
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
預謀議

癸岐稱唐天祐二十年梁龍德三年盡十月四月以後
未唐莊宗李存勗同光元年是歲梁亡晉稱唐凡五國

四鎮
春二月晉以豆盧革瑑弟瓚之子盧程故唐進士為行臺丞相

晉王下教于四鎮

河東魏博
易定鎮冀

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

以為相河東判官盧質

字子微
河南人

為之首質固辭請以

義武判官豆盧革河東判官盧程為之即拜行臺左

右丞相以質為禮尚書

梁以錢鏐為吳越王

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以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

官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

鏐有寵姬鄭氏其父犯法
當死左右為之請鏐曰豈

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軍中
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大鈴寐熟輒敲而寤

名曰警枕置粉盤于卧内有所記則書盤中此老不
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
九于樓牆之外以驚直更者嘗徵行夜叩北城門吏
不肯啟闕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啟乃自他門入明日
召吏厚
賜之

三月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其將裴約

吏無里系

據澤州

不下

李繼韜為留後終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
而間之曰晉朝無人終為梁所併耳弟繼遠亦勸之
繼韜乃使繼遠詣大梁請降梁主大喜以繼韜為節

度使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
踰二紀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讐不幸捐館樞猶未
葬而郎君遽背君親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

梁遣董璋

史不詳何所人

將兵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

郭威

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

往應募嘗殺人繫獄繼韜惜其才

勇而逸之

胡三省曰郭威事始此

夏四月晉王存勗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

是為後唐莊宗

晉王築壇于魏州牙城之南四月登壇祭告遂即帝

位國號大唐尊母曹氏為皇太后嫡母劉氏為皇太

妃初太妃無子姓不妬忌太后亦謙退相得甚懽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宫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

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沒于北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歔

唐以豆盧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故唐為樞

密使徐無黨曰密使唐故事以宦者為之至此參用士人與宰相權任均矣

革程皆輕淺無他能唐主特以其衣冠之緒霸府元

僚故用之已而程以私事干興唐府府吏不能應鞫吏背少尹任園唐主姊婚也詣程詐之程

曰何等蟲豸欲倚婦力邪園詐于唐主唐主曰朕誤相此痴物乃收程右庶子任園園之弟李紹宏

自幽州召還宗韜惡其位在己上乃薦居翰而以紹

宏為宣徽使

唐制宣徽使在樞密使之下

紹宏恨之居翰和謹畏

事軍國機政皆宗韜掌之支度務使孔謙

魏州人先為州孔目

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唐主入魏時以為支度務使

自謂應為租庸使衆議以

謙人微地寒故宗韜薦張憲

字允中晉陽人

以謙副之謙亦

不悅

唐建東西京及北都

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又于太原府建西京又以

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
十州

閏月唐立宗廟于晉陽

唐主追尊曾祖執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
祖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于晉陽以高
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為七室

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

契丹屢寇唐幽州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

岌以為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奔唐
言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可襲取也郭宗翰等以為
不可唐主密召李嗣源謀之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
慙常欲立奇功以補過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
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
報唐主悅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趨鄆州日暮陰雨道
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
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啟關

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爲天平節度使梁主大懼遣使詰讓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

五月梁遣詔討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南城拔之進攻楊劉六月唐主救之梁兵退秋七月彥章罷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納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

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
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為詔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唐
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
槍勇決宜謹備之守殷晉王幼時所役蒼頭也梁主
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
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于楊
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
蒲拜反常囊也鼓以吹火
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

干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舉鑠燒
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
適三日矣守殷救之不及彥章進攻諸寨皆拔之聲

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

字通

理通

固守

唐主命守殷棄北城撒屋為械載兵械浮

邱人

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撒南城屋

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于中流交閘
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反楊劉殆亡士卒之半 彥

章以十萬衆攻楊劉城垂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
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唐主引兵救

之六月至楊劉梁兵塹壘不可入唐主問計于郭崇

韜對曰請築壘于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接應

東平

時李嗣源在鄆州河北聲問不通

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

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

則城成矣唐主以為然

會梁將康延孝密請降于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奔

梁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唐主延光因言于唐主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從之

范延光

乃遣宗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趨博州至馬

臨漳人

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息唐主在楊劉與梁人晝夜

苦戰崇韜築城六日彥章將兵數萬至急攻新城時
板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
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鄒家口

鄒州秦
報始通

七

月唐主引兵南彥章等復趨楊劉李紹榮直抵梁營
擒其斥候又以火棧焚其連艦彥章等走保楊村唐
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楊劉圍解城中無
食已三日矣彥章疾趙巖張漢傑亂政謂所親曰待
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

曰我輩寧死之于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
傾之段凝素疾彥章而諂附趙張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
功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于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
梁主猶恐彥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八月梁取唐澤州裴約死之

裴約遣間使告急唐主曰吾兄不幸乃生梟獍裴約
獨能知逆順顧謂指揮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
無所用卿為我取裴約以來紹斌至城已陷約死唐

主深惜之

梁以段凝為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鄆州

梁主遣段凝軍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
未有過振曰侯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
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不從于是宿將憤怒士卒
亦不服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萬人屯兗鄆
之境謀復鄆州仍以張漢傑監其軍

梁復決河以限唐兵

謝彥章決河在楊劉今山東地故
凝決河在酸棗今河南地楊劉之

決河本以拒敵
乃唐兵已入大

梁而凝軍猶在河上是欲限人而適以自限正與智伯謀策不謀而合若明李閻賊固汴汴人謀決河灌賊賊即用其計以灌城其禍尚可言哉

河決小酸棗之決大綱目大載楊劉而不載酸棗今依五代史及通鑑補輯

段凝以唐兵日逼乃自酸棗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

隔絕唐軍謂之護駕水

後決口日大屢為曹濮忠唐命將軍莫總英塞之未幾復

壞 胡渭曰宋橫隴

決河蓋由此東注

梁將康延孝奔唐

梁主引兵屯朝城

本漢東武陽唐改朝城今屬曹州府

康延孝來奔唐

主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為招討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主既暗懦趙張擅權

內結宮掖外納貨賂段凝智勇俱無專率斂行伍以
奉權貴梁主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
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趨太原霍
彥威寇鎮定王彥章攻鄆州段凝當陛下決以十月
太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
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旬
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

九月蜀主宴羣臣于宣華苑

蜀主以重陽宴羣臣于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曰嘉王好酒悲因諧

笑而罷

蜀主以韓昭潘在迎顧在均等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艷歌相唱和褻慢無

所不至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狗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鐸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誅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蕡獻陳後主三閭圖並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不能用王錯字鱸祥咸陽人蒲禹卿咸都人

冬十月辛未朔日食

唐主救郢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

瑱自殺唐遂滅梁

梁自篡唐至亡凡
二主合一十六年

唐主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召諸將議之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于梁與之約和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解甲十五餘年欲雪國家讐恥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

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為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為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糧將盡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心丈夫得則為王吾行決矣會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逆戰敗

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

注見前

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

告捷足壯吾氣

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亦遣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與之訣曰事之成

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于魏宮而焚之

乃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

以李嗣源為前鋒遇梁兵一戰敗之進至中都圍之

梁兵潰追擊破之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之並擒張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

級唐主惜彥章之材欲降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

其分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于是諸將稱賀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彛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謂諸將曰彛所患惟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知之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

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
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踴躍嗣源
是夕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以王彥章終不為用斬
之越二日至曹州梁守將降梁主聞彥章就擒唐軍
且至竟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于臥內忽失之已
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乃謂指揮使皇甫麟曰李氏
吾世讐理難降首降讀如字言難不可俟彼刀踞
低頭為之下也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

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將

自到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殺梁主因自到

梁主

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于亡

李嗣源

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瓚開門出降是日唐主亦至入

自梁門嗣源迎賀唐主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而頭

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李

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

二人為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

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李太保已入朝矣
翔嘆曰李振謬為丈夫國亡君死何面目入建國門
乎乃縊而死趙巖奔許州溫昭圖斬之

昭圖即溫韞
降梁更名為

匡國節度既殺
趙巖乃復名韞

詔漆朱友貞首函之藏于大社

梁段凝降唐

段凝入援以杜晏球

字瑩之洛陽人本姓王
為杜氏養子故從姓杜

為前鋒

至封邱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凝衆五萬亦降唐主勞
之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舊臣見者皆

欲斃其面扶其心

唐貶梁宰相鄭珣

榮諸孫

以下十一人

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也

先是唐兵將入汴故梁主友貞召羣臣問

計鄭珣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梁主問策如何珣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營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梁主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但此策可竟了否珣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頭而笑及唐主至珣率百官迎謁道左至是敗萊州司戶

敬翔李振趙巖張漢傑等伏誅夷其族

敬翔既死段凝杜晏球上言偽梁要人趙巖張漢傑

等竊弄威福殘靈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

朱溫共傾唐祚可並族誅

從尋賜姓名李紹欽晏球亦賜姓名李紹虔

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

梁諸藩鎮入朝于唐者皆復其任

宋州節度使表象先首來入朝輦珍貨數十萬徧賂

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

唐以郭崇韜守侍中

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

張宗爽屢易臣節于唐李故主之思茂如何獨怵怵賊滔曲為保護真是別具肺肝莊宗既倡義為唐復誓則焚蕪冢屍底足以快人心而謝天下亂臣賊子有何可貸而信從那說僅子鐘

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梁河南尹張宗爽入朝于唐

宗爽來朝復名全義唐主欲發朱溫墓斲棺焚屍全義言朱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唐主從之但鏹其闕室削封樹而已

楚王殷遣使入貢于唐

殷遣其子希範

字寶規殷第四子

入見納行營都統印上本

削妾施澤及枯
骨之仁乎

道將吏籍

吳遣使如唐

唐遣使以滅梁告吳徐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

今將奈何

唐之伐梁遣使徵兵丁吳溫欲持兩端遣兵循海助其勝者可求不可乃止

可

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
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
耳唐使稱詔吳人不受唐主易其書用敵國之禮吳
人復書稱大吳國主辭禮如牋表

吳貶鍾泰章為饒州刺史

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遣王稔代之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者三皆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五千苟有他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知誥請收泰章治罪徐溫曰吾非泰章已死于張顥之手今日富貴安

可負之命知誥為子景通

知誥長子初名景又更名璟

娶其女以

解之

時張崇在廬江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賂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廷式曰

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何至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以是重之楊廷式字憲臣泉州晉江人雜端唐侍御史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

慧星見

慧出與鬼

與鬼五星秦雍州分漢書地理志以巴蜀諸郡皆屬秦地為東井與鬼之分野鶉首

之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于玉局化

道書後漢永壽初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說經有局脚玉牀自地而出既去牀隱地成穴後遂名曰玉局化今成都府城北有玉局觀宋蘇軾頌提舉即此設道場右補闕張雲唐安人

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于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行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道卒

十一月唐以李紹欽

即段凝

為泰寧節度使

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于宮掖故有是命

唐主幼善音律或時

自傳粉墨與優人共獻于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唐邊前批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唐主悅厚賜之嘗歌中年踐民稼中

午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之將殺之新磨追禽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詰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海藩鎮爭以賄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采問閭鄙細事以聞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奏事嘗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說愿干豫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

唐朱友謙温韜入朝

友謙入朝唐主與之宴寵錫無算賜姓名曰李繼麟康延孝亦賜姓名李紹琛賜温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

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
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遍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
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唐主曰入汴之初已
赦其罪竟遣之

唐省文武官

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官餘並停詔
從之人頗咨怨

唐以趙光胤

光胤

弟韋說

宙弟 岫

同平章事豆盧革判租

以命相大事徒
任衆論紛紜迄
無斷制曰議者
曰或皆不知為
何等入其事寧
後可問明代宰
相用廷推正路
此弊

庸兼鹽鐵轉運使

議者郭崇韜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
之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

進之

太子少保李琪

字台

秀狀
煌人

者宿有文宗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

士風尚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正有宰相器豆盧禮
部侍郎常說諳練朝章故有是命光胤性輕率喜自
矜說謹重守常而已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
于郭崇韜奏為東京副守崇韜復奏以豆盧革判租

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

唐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入朝

高季昌避唐朝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
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
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矣季興不
從遂入朝唐主待之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于吳
蜀二國何先對曰蜀土富饒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
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唐主曰善季興尋

還鎮

季興在唐唐主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唐主欲留季興郭崇韜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

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秦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于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于禽色何能長久吾不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為戰守之備

唐復以長安為西京京兆尹

十二月唐遷都洛陽

從張全義之請也

廢北都為成德軍梁東京仍為宣武軍以宋州為歸德軍

唐復行舊律令

御史臺奏朱溫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本焚之
開定州勅庫所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從之

唐李繼韜入朝赦之尋伏誅

李繼韜憂懼欲走契丹會有詔徵詣闕繼韜母楊氏
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偕行齎銀四千萬兩他貨稱
是大布賂遣伶官爭為之言曰繼韜初無邪謀為姦
人所惑耳嗣招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入宮泣請又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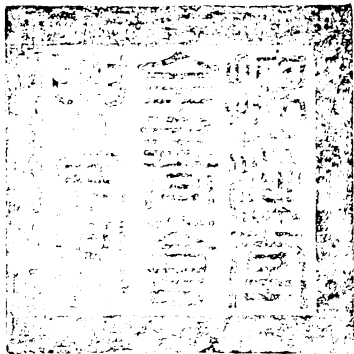
哀于劉夫人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韜不自安潛遣
弟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復遣已撫安之事泄被誅
並斬繼遠

吳復遣使如唐

吳復遣盧蘋洛陽人使唐嚴可求豫料所問教蘋應對

既至皆如所料蘋還言唐主荒于遊畋嗇財拒諫內
外皆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六十六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江漣

謄錄監生臣申懋